

## 第二輯：逆再生

### ◎逆再生

有一陣子很喜歡搜尋「逆再生」的影片——多數時候帶點惡趣味。其中我最喜歡的是，日本政治人物品嚐當令精緻農產水果的逆再生影像：菅義偉將叉子伸進發出「お」音的嘴巴，眼睛張大略帶驚訝地，將邊緣清爽的方型果塊從口中拉出來，再輕巧黏著至金邊瓷盤上的剖半哈密瓜。他與戴著白手套的女侍者相視，像因為彌合了破碎而微笑。「再生」是日文裡播放的意思，望文生義的話，「再生」比單純「播放」聽起來，似乎多了一層復活的意味。「逆再生」，亦即把聲音影像逆轉播放，復活——的相反？

尚·考克多的電影《奧菲斯》（1950），以逆再生的技巧，製造碎鏡還原、手套迅速吸附手掌、人物倒行、死體違反重力浮升的效果。除了視覺奇觀，也逆轉奧菲斯故事裡死亡與復活的主題。尚·考克多版本的奧菲斯，背景移植到他的現代：奧菲斯是知名詩人，死神的黑座車裝配收音機，吐出死神差僕——青年詩人切格斯特——的詩句。機械裡的聲音讓奧菲斯日夜沉溺，冷落遺忘了妻子尤莉蒂斯。神話裡的奧菲斯，自冥府將妻子引回的條件是不能回頭。尚·考克多的奧菲斯最後將妻子帶回了人世，但他與死神在地下世界締結契約，締結另一種愛。因為回頭而逗留死亡世界的，是他自己的靈魂。他再也不用收聽死神座車中的廣播了。逆再生真的可以朝向復活的相反。

我也喜歡搜尋關於逆再生音樂的都市傳說。諸如齊柏林飛船的〈天堂的階梯〉倒轉播放後聽得見撒旦的訊息，卡通歌曲逆轉後隱藏著戀童、地獄崇拜、藥癮的意念……。我相信逆再生是有可能預先編入的（例如米津玄師就真的製作過正放順放皆有意義的歌曲），但多看了幾個影片，發現聲音也有幻想性錯視（Pareidolia），像我們從雲中看見臉，樹皮上看見鬼，耳朵把隨機訊息選擇性地聽出玄機，也算是死神的廣播。

1993年夏天，姑姑家開車常放的一張CD是Enigma的專輯《The Cross of Changes》，中文發行翻成「謎／徘徊不定」。〈Return To Innocence〉裡採樣了阿美族的老人飲酒歌，十歲時候聽覺得旋律順耳親切，迷幻的電子編曲與陌生的英文歌詞讓整首歌很有世界感。1996年夏天，因為亞特蘭大奧運選用〈Return to innocence〉作為大會曲，侵權新聞讓被採樣的聲音主人郭英男、郭秀珠夫婦的名字從電子音樂中浮出來。姑姑看到新聞跟我說，「滾滾你記得嗎？以前我不是常常在車上播這首歌？這個阿公以前常常到我們建和上面的老家作客，他跟我的外公、你的曾祖父Itaw很熟——」建和上面的老家土地已經是別人的了，我未曾得

見。姑姑的記憶，似乎也是被我片段採樣的。從前聽這首歌時是在轎車裡，一直要到 youtube 時代，我才第一次看見〈Return To Innocence〉的MV。整首音樂影帶以逆再生的農村日常影像組成，一位老人在樹下目視落果飛昇，森林中倒奔的獨角獸，倒臥的玉米被鐮刀拉起，雞毛被奶奶的手一撮撮地壓回，海浪回捲，孩童用嘴將果吻回原形……然而時代是這樣的，既有〈Return To Innocence〉的逆再生，也有它的負負得正，逆逆再生。被標註了\*Reversed\*的MV，影像裡的日常宇宙回到軌道，郭英男阿公的聲音卻逆行了。那玄機不知被誰預先植入，使得我們面對時間的慾望，在此一邊了結，一邊延長。



哼歌是日常必要情趣，從捷運站走回家，或騎腳踏車去還書，總有幾首常哼的歌。哼是一張薄紙上的鉛線。自己不知情，旁人不明白，模糊但自由的聲音，在口罩裡逗留。我與Saki吃飯採買的時候，也常在路上自動哼起歌。只是許多時候我會像冷靜的自販機，落出完整一首兒歌：

一隻蛤蟆一張嘴，  
兩隻眼睛四條腿。  
乒乒乒跳下水呀，  
蛤蟆不吃水，太平年。  
蛤蟆不吃水，太平年。  
荷兒梅子兮，水上漂。  
荷兒梅子兮，水上漂。

Saki半信半疑地問：「最後那兩句，真是這首歌的結尾嗎？不是都唱到太平年而已嗎？」我常唱的還有，有一隻鄉下老鼠要到城裡去——哎呀不得了實在真糟糕我的火雞呀——Saki鼓動我：「下次跟朋友聚會你一定要表演，怎麼會有人的特殊才藝是整首兒歌？」



我的兒歌是晚到的兒歌。表妹在我七歲時出生，妹妹在我九歲時出生。當她們還在水藍色、棉質物、不織布、糊狀食品的世界，耳不聰目不明，我主動浸泡在那些原是用來浸泡她們的兒歌錄音帶。從獨子變成不是獨子，我有覺得被剝奪嗎？我沒有太大感覺，畢竟小百科之後的小小百科我全看了，漢聲世界繪本六十冊我也全看了。有一首兒歌，我渾然不覺其異：娃娃國，娃娃兵，金髮藍眼睛。娃娃國王鬍鬚長，騎馬出皇宮。娃娃兵，在演習，提防敵人攻（歌詞至今看起來都還好）。**機關槍，達達達，原子砲轟轟轟**。我某天在公車站牌下哼完整首歌以後，像提著一把失憶的刀，無辜地問Saki：我剛剛都唱了什麼？

失憶的人不只我。這首歌的作詞者叫周伯陽，1917年生的他，日治時期就開始詩歌創作，跟林亨泰、詹冰同樣是跨語世代的詩人，只是在許多歌曲中他成了佚名（我小時候以為「佚名」這個人跟莊奴一樣，作了好多歌）。〈娃娃國〉這首歌發表在1959年3月的《新選童謠》。八二三砲戰在前一年開始。



詩人李立揚 (Li-Young Lee) 1957年生於雅加達，父親因為印尼的反華運動入獄十九個月，獲釋後家庭輾轉流離，七歲那年與家人抵達美國——越戰中的美國。他的詩〈我最喜歡的王國〉，也像一首兒歌：「我最喜歡的歌曲是時代。／／在我最喜歡的夢裡／母親和我走在我放學回家的長路上，／樹枝下，我們停留片刻／／我最喜歡的房間在蘋果樹／枝杈上。／／我一天中最喜歡的時辰／是沒人找得到我的時辰。／／我最喜歡的門通向兩方：接受與接受。我的心／／在其間擺動，從感恩／到感恩，每日千次，／／我心的赤足／也每日千次／擦過死亡凸凹的頭。」



漢聲六十冊繪本裡，有一本是Raymond Briggs的《當風吹來的時候》。戰爭要來了，一對老夫婦在清潔天光裡，灑掃準備，依照手冊躲避核子戰爭。爆炸瞬間跨頁的白，是幼年閱讀經驗中第一次被無聲所撞擊。你知道那白是毀滅性的。向後翻一日一日，小斑點從他們的皮膚浮出來，空間裡的病氣色彩像橘子黴。最後結束在老夫婦相互依偎，吟誦著我雖走過死蔭幽谷……你知道結尾那一小格黑，是毫無餘地。如果不是因為戰爭，我已經好久沒有想起這本繪本了。機關槍，達達達。原子砲轟轟轟。時間幽谷這麼長，不只我一個小小人，曾隨著母雞，老鼠，青蛙，娃娃欣喜地、天然地躍動。以為曾是我分食那些兒歌，其實它們一樣分食著我。記憶如歌嗎？記憶是意外。是一筆待查的爭議款，黏著在那不知有無的支付上。

## ◎燃燒女子

1990年盛夏，中視強檔連續劇《浴火鳳凰》開播。登上家戶電視螢幕之前，報紙宣傳先起跑。全版報導，八點檔女王潘迎紫為戲吃足苦頭。一些數字與物質使苦頭具象化，連續拍攝四十八小時，數百個鏡頭，幾公斤的妝髮，膠水，頭套，烏喙。我攤開影視版，看得目瞪口呆，那微黃帶著鋸齒邊的新聞紙，彷彿就要在正午火化變形成一尾異樣的鳥。特效也是特效藥，解決渴求的苦。準時打開電視，第一時間看到她背上的羽莖，像美工刀一樣叉出白色緞衣，唇部硬角質化，雙眼移向側邊，終於化為白色巨鳥。那不無破綻的火焰，使人滿足於新時代的降臨，同時也使人驚駭，變化是如何折磨著人的肉身。

潘迎紫的再上一檔武俠奇幻經典是《靈山神箭》，五歲的我對劇情沒有什麼領悟，但美的模仿大約已經開始。她飾演的白羽霜，頭上頂著融合白色蓮花、羽毛、透明佛珠的多重元素頭飾，袖中且射出長長白緞，輕盈而富攻擊性。我取走外婆米黃色的嬰兒揹巾，在臂上纏繞、（幻想地）拋射。厚實的在地黃巾當然不比靈紗，大部分時間都在鄉下的空地上拖磨泥水。《浴火鳳凰》中的大反派蛇魔女由戈偉如飾演，墨紫色的眼影，漆金如藤枝的長指甲，整體產生旅館大廳人造不凋花的質地。直到國中，我都還會拿彩色筆蓋（有時是金牛角）插滿手指，迷茫唸著她的招牌咒語妙母渺渺妙母渺渺，沒人知道是什麼意思。這些模仿與殘局，在我的生命裡鬧著餘火，似乎沒有片刻成功擺脫。

收看《浴火鳳凰》的那個暑假，我也開始學著唱歌。在新竹姑姑家過暑假，姑姑一家午後慵懶地在臥室小寐，我卻想暗暗找個地方伸展自己的聲音。門口落地窗垂著厚重的提花窗簾，硬紗質地的直立百葉。我用兩層簾子滾裹自己，試圖形成緊實的隔音。窗簾細小的連珠繩交纏，商量著，我放膽地使用假音歌唱。像一尾雨前的水禽。一蹶一蹶地點破池面，一扇一扇地撲打風水，牠斜斜地閃過水燭草，半山腰的小廟與雀榕——吵死啦！姑姑發怒了。捲起來的簾子，原是隔不住任何聲音的。牠被擊落下來，他靜靜地把窗簾展開。布面吸收了白晝的熱息，就像另一張臉。

大學時期發現，KTV點得到電視劇的同名片尾曲〈浴火鳳凰〉。我與眾姐妹，就更常在包廂內集體懷念夏天的那場火，此生第一次的影視同步與追趕。「也許所有美麗故事的開端／總有一些不能避免的遺憾／就像傳說裡的鳳凰／一定要經過烈火的磨難／才能真正把美麗披在身上」那也是第一次懷舊，在各種奇觀與不堪之間，發著微燒。主題曲內的戲劇影像，模式化地混合諸多畫面與時間軸。這首歌的暗示之一：記憶不免是各種火的剪貼。而關於《浴火鳳凰》，另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是，蛻變後的鳳凰之形，似乎喪失了鳳凰神女原有的輕盈，變得僵直，笨重，即使牠在畫面上迴旋騰空，即使身後拖著金色花火。直到二十多年後，我看見潘迎紫在購物台上代言抗老神物女王蜂子，彷彿才又從巨鳥的外殼中走出來。唯獨據說生於一九四九年的她，自行見證了燃燒的魔術。

## ◎別問我是誰

有時在KTV，不免點幾首純情歌曲來傷懷（例如徐懷鈺〈愛像一場重感冒〉），不免會被姐妹調侃，「都老江湖了，還在裝。」也是得例行性地回，「幹嘛，我是玉女歌手耶。」稍有時間感的讀者至此必定察覺：也只有老江湖，才會自稱是玉女歌手。

老江湖心中有一套玉女譜。徐懷鈺是末代玉女，林慧萍是初代玉女（〈倩影〉、〈戒痕〉、〈無情弦〉不能錯過），王馨平嬋娟在中間。當年她MV裡抓著雙辮在膨床頂，左右輕輕擺頭，「愛人的心，應該沒有罪」。柔焦畫面滲透現實，我欠栽培磨練的小gay心弦被胡亂拉扯，「別問我是誰，請與我相戀。」若現實生活吐出這一句，不知道是卑微還是綁架。玉女歌手之必要，也來自歌詞裡同志移情的想像。愛人的心應該沒有罪——不是沒有，只是應該。尚在冒芽的自我意識，顫抖懷疑。我會變成這樣，說不定是我自己害的。

老江湖聽起來也像老漿糊。情感小史，有一兩頁密密麻麻擠了無天無地的八級字，可是因為日久，頁間黏結起來了，不能硬扯。我記得那裡面有兩句歌詞：「君のこと思い出す日なんてないのは／君の事忘れた時がないから」我從未有一天想起過你，因為我從未有一刻忘記過你。不是魔鏡歌詞網翻的，是手機裡的訊息——女孩傳給我當時的男友，而女孩是我大學班上最好的同學，他們淒美地祕戀著。故事聽起來很俗套對吧？我作了更俗套的事情，我把訊息轉發到我的手機，再從我的手機轉發給女孩。「閱」，或者「我發現了」。歌詞來自濱崎步的〈HANABI〉。男友那麼小的手機螢幕，一次只能顯示四行，每個字都是鋸齒的顆粒，但我不能不讀完。

我沒有幼稚到從此拒聽濱崎步的歌，只是〈HANABI〉這首中了毒，發著皮下的青紫。聽傷心曲的時候，大家都覺得裡面寫的是自己吧。〈HANABI〉裡面也有我的故事，但不是我把自己放進去的。我要奪回那選歌傷心的主導權：我就算變成這樣，也要是我自己害的。

你別問，你別管，每個人都有那麼一段——是〈失樂園〉

可以愛的人那麼多，你為什麼非要我這一個——是〈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〉

〈女人何苦為難女人〉的音樂錄影帶，辛曉琪穿著肉胎色的套裝，被P在臺北城高空，比例怪異但表情陶醉地漂浮著。原意可能是俯瞰撫慰芸芸眾女子，但看起來更像建國高架橋上的私服女超人。點了歌，再傷心的人可能都要破涕為笑，想請她不要再為難你我。但我從不覺得這首歌的音樂錄影帶失敗，可能這樣怪異的「滑動」是需要的。她騰出不只一個空間，好像90年代泡沫紅茶舖的老闆娘，讓人可以投幣抽星座籤，免洗短叉甜不辣，無聊到折粉紅壓紋餐巾紙，慢慢吸去最後十二分之一的茶（我想念那最杯底的吸管泡泡聲，聽起來好拮据好有限。）

思念至此，玉女們的歌，被少年的我側耳傾聽，裁剪做拼布的，也許不完全是同志感。也許只是關於機會的念頭，想讓愛讓世界與我混淆糾纏，化作年華的流水麵線與燒冷冰——你會變成這樣，我多希望是我害的。

## ◎愛本來是孤兒

宿舍單人房裡，床頭側有一張普通的彩色A4紙輸出，兩頭西伯利亞狼，一頭吠著另一頭。圖片網路抓來，噴墨顯不出毫毛上的細雪。當初印出來貼在房間裡，大約是用來展示你與戀人之間，某種恃（你）強凌（他）弱的態勢。有些時候，他會對著那兩頭狼傻笑，看看因寫作論文自困自怒的你，復在小床上睡著。後來你們平和、平常、平淡地分手。徒剩餘兩頭苦狼，鎮壓在白牆上。

普通的分手，喪失了應有的果決與憤恨，甚至分手後，他仍然要帶你去挑一件保暖冬衣。來不及送的聖誕禮物，你也不推辭。上街那天，你不想多拖磨，又不想太早了結；不好意思選太貴重，但又不想輕縱。最後挑了一件不鍾情的棉絨背心，像期限將至的抵用券，該用、得用，但用完就是用完了。

也是那個冬天，論文寫完你準備搬離臺北。一口氣預備了二十五個郵務紙箱，反覆沿著摺線推方，扣底，押入書物，封箱。箱子堆疊，受人推磨，脫落下無數看不見的紙纖毛，密密填入肌膚的孔，產生持續的刺傷感。早已經預約了收送包裹、退宿、搭火車的時間，只得無情地打起精神。裝箱是與整座（城市）空間相折，互相排出餘水。斜切比目，晚摘葡萄，手作市集……箱子裡是留，箱子外也是留。牆與地的臉，一塊一塊陸續顯露預設的表情：你總要完結了。

車站月台，耳機裡播放你已經預備好，只是忍住還不聽的黃乙玲：台北sayonara。論文口試結束那天，在林森北路的卡拉OK酒吧你也唱了。每次醉後，從一局要移動到另一個局，半夜大樓風把罩衫吹得一翻一翻，你真心勾著身邊的人說：在台北真好。這首歌詞已經聽得不能再熟，十八歲上臺北念書以來離開過三次：二十六歲當兵，三十歲出國交換，三十六歲博士畢業。它們使用同一首主題曲。

不是我欲離開，是你逼阮離開。霓虹閃爍妖嬌的台北市，今夜你擱為誰抹胭脂。

重播幾輪之後才想到，歌裡的「你」，不是拋棄你的人，而是台北。因為接著唱下去的是「無情人留乎你」，是把無情人留給台北——有人問過台北的感受嗎？你試著安撫，它們與他們要給你的可能是一種幻，像紅色從胭脂蟲來。像上次分手那個晚上，你走去不遠的河岸公園，看著映照城燈，使人不知其深的新店溪，想在水面上觀望出一絲絲虛構的成果。

無情人留給台北了，歌詞的小結論是：「愛本來是孤兒」。但你想的不是對愛絕望，人生無侶。你想要讓一顆字也是一顆孤兒。我。心。車。水。它們素顏，自我壓縮，分別選擇一首歌來引用，抽成真空包。先前你讀過一篇論文，寫到港歌，時代，戀愛與城鄉移動之間的因果。學術就是這樣，沒有什麼是憑空而來。你希望自己的好孤愁、好哀悲，也是有所本的，或至少要想到，這首台北sayonara，跟其他望鄉歌曲之間的親緣。只是，只是你再向下唱，就一定會產出（經過援引，自帶典故的）串串淚珠。

你摳著褲袋裡車票的小尖角，一面草黃，一面磁黑。你想詮釋這首歌的時空，發現它也有一張自己的，有起迄站的票面：不願打醒夢中的台北市，對阮故鄉看過來，有較嬌。還沒離開的時候，難道會知道從故鄉看過來比較漂亮嗎——但你寧願先這樣被說服，因為說 sayonara，要是一件好有儀式的事。

◎自在走動，安全消失\*

誰來給我小學憑空的一角

飯店小圓桌那樣小小的一角——郭品潔〈旗山〉

我很著迷郭品潔《未果的差事》裡這首叫〈旗山〉的詩。日報、平交道、淨水系統、台式麵包，空投一樣地砸中忘不了懷的人。小物長出眼睛，返校回到自己的記憶裡迷藏。

池上夜市固定在禮拜三（是的，我也在記憶裡返校了，而且只能是國中）。我與好友李，如果約定要去夜市，那絕不是吃雞排熱狗燒酒螺那樣的事，要少女感充足地洗沐打扮後，夜市頭夜市尾好好巡一趟，作新鮮事物的偵探。不要說鄉下夜市能有什麼新鮮事，我告訴你還真的有。某夜一攤小黃燈照鵝絨紅布，閃著細密的迴光。夾在套圈圈與毛巾攤中間，格外奇異僻靜。我拿起水晶塊端詳，老闆從小摺凳起身靠向我們：弟弟，來跟你講，這水晶不是用看，要用感覺。來，你試看看——

我左手握一塊沉沉的，右手持一塊重重的，老闆讓我左右手平擺，兩塊水晶接近遠離、接近遠離——你有沒有感覺中間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道，這就是所謂的磁場。適逢下週大考，於是我跟李一人買了一袋一百的水晶碎，回家放在枕頭下強化腦波。第二天到校還神秘兮兮地跟同學分享，那水晶磁場真的有……

國中操場地形如高原，邊緣植滿木麻黃。升國三暑假擇日到校自習，總是有多餘的樹影與誘因在拂動。午間時，喜歡的魏，與他以家人互稱的同伴們，躺在木麻黃下假睡。光斑流過胸口藍色繡字。碎枝，壘石化成的細礫，黑蟻，淺淺鑲進貼著地面的肌膚。懶風時有時無，空氣寂靜甘甜，幾乎要閃出小火。我躺在離魏一腕之遙的地方，頭髮像是就要觸到他的短襯衫，又沒有。

那時勤勞聽、孤獨唱的《紅星壹號》也是夜市買的，音樂攤木板框出淺格，伴唱帶CD卡帶區塊分明。從它們的背脊海選，抽出來翻看它們的一張張臉。我忘了《紅星壹號》哪裡吸附了我，收錄歌手沒一個認識，一圈小字圍繞中央金屬感張揚立體紅星：十組不同波長的歌聲，一同震人心弦。十首異樣心情的傾唱，一樣動人心靈。希麗娜依，清醒樂隊，鄭鈞，石頭樂隊，許巍，老狼，田震，驊梓，眼鏡蛇樂隊，天堂樂隊。第一首希麗娜依的〈秋天〉這樣唱：「我聽見嬰兒在啼哭，誰能為它們說明白幸福／我看見雲兒在飄浮，誰能為它們解釋清痛楚。」她嗓音軟軟，像骨髓浸著生生死死。一指牽我進入，十份各自慵懶兼強橫，厭棄且迷離的唱腔。只是那聽覺記憶這麼閉鎖。不是隨身聽、關房門那樣的閉鎖，而是沒有向

任何人分享，連與最好的李也不例外。「你知道嗎？有一張卡帶《紅星壹號》……」這樣吐露，彷彿比證實水晶磁場還難為情。

我默默把持那些似乎不為人知的歌曲，保留未來宣稱世界是這樣是那樣的權利。二十五年後思慕此張專輯，我重新在youtube製作了《紅星壹號》的清單。第七首來到田震的〈執著〉：「擁抱著你OH MY BABY，可你知道我無法後退。縱然使我蒼白憔悴，傷痕累累……」歌聲依舊那樣通明強悍，引人合理推斷十五歲時，可能正是以此暫忘，愛是那般間接神祕的吸引，卻又一路暫忘到了現在。

\* 標題取自郭品潔〈旗山〉結尾：「在三月第一個星期一的下午／自在走動，安全消失」

## ◎心仿若飄進古代

聽音辨曲軟體shazam，有點「神一下」的意味。shazam在2002年初次推出服務時，是以簡訊服務的方式：手機撥2580後開始收錄音樂，30秒後會收到一則內含歌曲資訊的簡訊。ptt上則有最古典神奇的問歌方式。例如：一首台語歌，但不是舞女，前奏是登登 登登登登（停）登登 登登登登（停），貼文樓下就有人答出是詹雅雯的〈望月想愛人〉。兩者都是問，仰賴彼端的神與韻。上週也在秋波名曲珈琲Shazam了一首歌，來自1980年山口美央子的錄音室專輯《夢飛行》。意外發現香港歌手徐小鳳也翻唱同名歌曲，林敏驄操刀的粵語歌詞，多了一層日文詞沒有的幻遊時空：「一天走進花園內，悶裡讀詩經。心仿飄進古代，聞禮樂之聲。他搬出布匹走來，和我談婚事。他竟變負心的人，舊愛沒意義」節奏與咬字一顆又一粒，MV裡徐小鳳古裝時裝扮相交錯，像一名苦悶的愛神。我被徐小鳳海砂質地的嗓音吸引，點開她早期一首又一首細膩與性格兼具的翻唱，竟在串流裡逗留了整個下午。

國中時候，我在小鎮一間兼賣金紙與錄音帶的商店買了王菲的《菲靡靡之音》，在此之前，王菲在臺灣只發行過《迷》與《天空》兩張國語專輯。女歌手的翻唱專輯，我聽過的還有江淑娜的《半調子·4》跟葉瓊菱的《葉瓊菱VS十個男人》。《菲靡靡之音》第一首〈雪中蓮〉，前奏帶有空間感的震盪，像命運的摘要，自我掌上小小的panasonic磁帶隨身聽的黑色機身，一縷一縷地傳開。十三首歌裡大多是我沒聽過的鄧麗君之歌，王菲有她的意識與夢境。我在當中聽到的除了歌聲，可能也有從未思考過的一些事實：企劃，歷史，悼念。

聲音有它的指紋，聽歌識別軟體仰賴其運行。記憶的指紋識別什麼？那台桌上的磁帶隨身聽，不只播音，也能錄音。紅點●跟著▶一同按下，我書房內的聲音指紋被那小黑盒含起來：少年正在唱鄧麗君／王菲的〈雪中蓮〉。他試著擴張口腔，讓「飄」這個字拉長，移動位置，像電扇擺頭②的微風，散布到空間裡。中等尺寸的雨珠打在頂樓鐵皮，一連串在失蹤的形聲字。蓮花開在雪中間。多少的希望，多少的心／／／／。哥哥吃飯了。他的音響止於此。

錄音機磁帶次次次次錄下我的翻唱，播放後滿意或不滿意，又覆蓋上新的作為。一卷磁帶是反覆軸繞的跑步機，無限舊歌新歌，其實仍是我與我在原地。王若琳的翻唱專輯《愛的呼喚》，開頭是〈蘋果花〉。MV裡太空人，漂流到了粉色系的異星球，觸摸一顆神奇蛋。蘋果花被萃取成情感顏色，愛的神明在新世紀飄蕩。我對翻唱專輯的著迷，大略也近於此種愛的呼喚。錄製與翻唱，也是「曾與你在那裡」的一種指紋。我持續連擊那些遷居的歌聲。徐小鳳翻唱包娜娜的〈為你心碎〉，翁虹〈變了模樣〉翻唱酒井法子〈碧綠色的兔子〉，甄楚倩〈無人願愛我〉翻唱中森明菜（加藤登紀子原唱）〈難破船〉……像掐著一支銀色的小湯匙，從萬千聆聽之中，舀起了一細勺冰淇淋，任其融化，遊蕩再遊蕩。

## ◎關於買賣

國中時候從阿美族的同學那裡，學會幾個詞彙：cucu是奶奶，cacopi是蛆，fafoy是豬。但為什麼是這幾個字呢？只要說使用的人是國中生，應該就可以理解了，國中生可以把字放在任何喜歡的地方。

（她的cucu已經很大了叻）

（你fafoy啦你、你才是cacopi！）

有一個字，每次都會在嚴肅平淡的社會課裡引來笑聲。阿美語裡鴨子是maymay，而且發音容易，近於「買賣」。只要當老師說：「我們進行買賣的時候，所使用的金錢我們稱之為貨幣……」大家不會聽見買賣，只會聽見maymay。最近我才在《卑南語法概論》裡學到，我們跟阿美族說法是一樣的，而這個詞被歸在擬聲詞，想像鴨群在大坡池邊maymaymaymay的叫，也是萬種風情。但國中畢業二十多年，我只要讀到或聽到買賣，不管韋伯（談市場與maymay）或班雅明（收藏行為將物從maymay過程中拯救出來），還是會有一頭白色的胖鴨，在我前面搖搖晃晃。發音觸動兩片嘴唇，鼻腔微震使人分心。我也苦惱於這麼私房、富有生命力的笑料，到底要跟誰分享？

（maymay走過天亮）

安哲羅普洛斯的《永遠的一天》裡，主角向小男孩說故事：一位流亡的詩人，當他返回故土希臘，卻無法使用母語交談、歌頌革命，於是他開始買詞彙。男友在三月陪我報名了初階的卑南語班，也跟我分享這個電影裡的故事。聽到時除了應具備的惆悵，也同時湧起豪奢的無奈，勤儉的欣喜：求學階段父親贊助的日文補習學費數萬元，如今大半詞彙是水流了。但眼前尚未開課的卑南語班，只要九週全勤，僅僅一千元的保證金還可以退費。在重疊的回收心態之下，我起步學習卑南語。

有天去逛菜市場，學語言要求根植生活。雖然學不到半個月，我企圖把目前買到的詞彙都拋出來，還驕傲超前進度多背了幾個。不只花，草，還有樹根，甘蔗，樹豆，圓葉胡椒。只是我看著眼前的花椰菜，小白菜，青辣椒，蒜頭，芹，韭，如同被突襲野放，能說出的菜只有玉米kudumu跟地瓜vurasi。只好當場邀男友共同複習頭鼻子牙齒臉，五官繞了一圈又一圈，聲音平板也像maymay。想背的更多更快，我甚至想像自己是以聯想記憶法聞名的族語補教名師——ungcan是什麼？是鼻子。發音很簡單喔，就像「穩讚」，聞起來好讚，鼻子就是ungcan！來，跟我唸一遍ungcan——男友露出無奈的小狗眼神，當然是行不通的。

時間就是買賣。三十歲之後對番茄鐘依賴漸深，反映我對日常時間組成的焦慮，錙銖必較與報復性格。對每一項任務的「評估」，隨之變得重要：兩千字的文章二十四個番

茄，約十二個小時；三百頁的書八個番茄，大約四小時。添加「建和卑南語」項目時，我稍微愣了一下。據聞順暢掌握新語言的學習時間，最短是六百小時，更深難的需要一千兩百小時以上或更多。兩千四百個番茄，幾乎是球池了，一顆一顆番茄滴漏，在球池中游泳是很遠的事。

我的英語發生在小三（跟一台當時新潮時髦的互動學習機），日語發生在大一（跟著臺大日文系的朱秋而老師）。但小學時沒想過世界，大一時無力想世界，我現在三十九歲，跟著洪艷玉老師加族語E樂園學卑南語，更想彌補過往遺漏的語言蜜月期，那裡有現代生活少見的甜美、寬容、和顏悅色。族語E樂園網站內容豐富，愈跳級想必愈划算。我繞過基本九階教材，直接點選文化篇高級文章，一些詞彙卑漢雙語對照出現。諸如分享pu'acar，設施pinarahan，根據kuwarelengan，絕對準確penauwa，護佑ina'iyal，誤解pacepelh，就算只是看過，都能自我感覺良好。千詞表裡有物品類七十一種，植物類五十七種，行動類五十二種。向下自動播放發音，有些單音節重複兩次的詞彙，俐落地在耳中活動。例如翅膀是pakpak，就像鳥羽煽動，在空氣的階梯中啪啪抬升。像是飛機綜合堅果包拆開撒在地毯上，我用耳朵將它們排列起來。

virvir，tutus，tengteng，pedped，dindin。

嘴唇，老鼠，蜻蜓，蚊子，蝸牛。

'ap'ap，wa'wa'，kuku，sa'sa'，'ura'ura。

眼鏡蛇，烏鴉，幼犬，床舖，泥土色。

但在一篇以漢語寫成的文章中，如何讓原本像驚嘆，像親吻，像模仿，像撫摸，像警告的聲音，能多踏一步，走入你眼前的空氣，使它們緊緊攜帶的震動（撞擊、心跳、拍手、吹氣、威嚇），有機會發生？有一些以「ung」結尾的字，也可以牽手跳舞，muwarak。它們像輕輕的雷，鐘，蜂，在鼻子與額頭之間嗡嗡響。

takungkung，空心菜。acevung，找到。'avuvung，心臟。

magungung，笨笨的。derung，打雷。mukulukulung，滾落。

有一個字是我的久別重逢。tungtung是打瞌睡、想睡覺。我很小的時候跟初鹿外婆說，我想吃凍凍果，外婆以為是「tungtung ku（我想睡覺）」。她為我蓋上薄被，哄我睡覺。我躺著，繼續說我要凍凍果，凍凍果，外婆又繼續哄我，哼起wu-wa-wu——wu-wa-wu——

（來到這裡，是不是需要有聲書？）（可能還需要解釋什麼是凍凍果？）

不知不覺之間，我們竟然已經有了兩個關於諧音的笑話了。還有一些特別富有節奏感的字，如果有人可以用它們說唱饒舌填詞寫詩繞口令：

sirusirupan，蝴蝶。mu'ururus，滑掉。lremaslras，搓揉。

pacarangcang，晾乾。kipayapaya'，找碴。ngalangalayan，車站。

遇見不好發音的字我請教父親，其中舌頭打結的是「忙」這個字。vangavangan是很忙、mavangavang是忙碌、麻煩、擔心，kamavangavangan是太忙，aku kamavangavangan是不太忙……我在清明聚餐桌上跟爸爸說這個字超難念，愈念愈忙。但他耳朵還儲存其他類似的聲音，「如果說衣服太寬大，寬大這個字『valangavang』念起來跟『忙』也很像喔。萬一今天想講說，因為急急忙忙結果穿到一件太寬的褲子……」餐桌上孀孀姑姑爸爸這批族語高級使用者，開始-gavang、-gavang地造句起來。我想起另一個結構優美、節奏靈活的字：遊戲，malihilihi。其實「忙碌」（mavangavang），也跟「玩耍」（kivangavang）有同一個源頭。

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，所有族語詞彙，都被文書軟體自動標註下方紅點：陌生，錯誤，危險。卑南語的紅色是dangdarang（勉強接近「擋打浪」），聽起來像中獎，也像警告。整篇文章都變紅了，我按下右鍵——查詢拼字，學習拼字，忽略拼字——學習拼字。詞彙在最近爆炸性展開，偏偏它們不是我想買就能買，更像兩天北上的自強號，詞海水滴從玻璃流到後座又後座。不過新手理應是最安於貧窮的，安於買賣與持有的餘地，與各種未來的囤積，神秘，日常，損壞，出賣。所以是使人傷感的詞彙，表達遙遠的詞彙，堅固的詞彙，年紀較輕的詞彙，是好也是壞的詞彙。

《永遠的一天》的片尾，是主角亞歷山大，在海邊背對我們，念著他向小男孩買來的四個詞彙：蔻芙拉，放逐者，我，深夜。我的記事本裡也有幾個希望買下的：temulrepulrepu'，雨滴。muliuliyus，旋轉。cemikip，折疊。pa'ilring，誘餌……

## 後山淡影

我手邊有一本《臺東縣臺東市Kasavakan（建和）部落106年度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調查及劃設計畫成果報告書》的影印本。封面在長長標題之下，有一張Google Earth的衛星圖層，劃設出Kasavakan的歷史勢力範圍區域。報告書原是全彩輸出，我手邊是在地影印店複印裝訂的副本：淡藍色彩紋紙膠裝，節省成本改用黑白影印。結果是圖面上幾個族語拼音地名糊去了，母音邊緣滲透至地形交接處。淡藍封面，使人產生幾種連結相應的感觸：論文那樣「有時限」之物、資訊彙整後的「報告」、與某種「部門」的交涉等等。油墨氣味，空調與器械彈送紙張，交混出來的氛圍，讓本應有實感的位置、領域、路途，敷上一層薄膜。

那張大地圖擺在厚重玻璃櫃裡，橫倒的長島難以一眼盡收。左方是台灣北（金包里社、獅毯嶼），右方是台灣南（沙馬磯頭、瑯嶠社寮），由下至上是臺灣海峽、台灣西半部各聚落、珊瑚礁灰的劍型山脈，再遠的山頭是漸層的藍，像一直沒有全亮的清晨。這類地圖有其語彙規則：遠景為上，近景為下，外境為上，內境為下。地圖學者說：「此一繪法正可利用高大的立體山形符號，將『人跡未至』的台灣東側屏除於讀圖者的視覺之外。」我與其他接受導覽的同伴慢慢走，細細看，這可能是哪裡，那可能又是哪裡，圖像密度隨著繪製者資訊量，有疏散與壓縮的變化。帝國的音樂。而在幾叢松的形象後方，我看到一行小字：山後卑南覓社。

地圖繪製的時間，距今大約三百年。現代意義的「建和部落／Kasavakan」在這張圖中，理論上也是難以見到的。根據Kasavakan口述遷移史的定位，相近的時間區段，祖先可能仍生活在Kadekalran（意為「真正的部落」）。部落的一個哥哥，曾經開車載我「巡迴」傳統生活領域的幾個點：可以取到好水之地、長有腺果藤之地、地形如砧板之地、磨刀之地。（淡淡的帝國藍，尚未覆蓋到的地方。建和卑南語裡，rema'at有生、嫩的意思，在族語表達顏色的詞彙裡，指的是青、綠——可能也夾帶著部分藍色的功能。）結束傳統領域的點狀巡視，返回部落時候，哥哥在台九線上，指著Kasavakan西南方的一處山坡說：以前祖先住的Kadekalran，其實看得到喔。一大片深厚的綠樹中，像被一支水筆刷過，出現一塊葉狀的淺色區域。可能是竹林，或其他年輕的樹種。

我在那張大地圖前方想起了這件事，想起當時我其實是從山後的淡藍之地回看。那山脈的邊緣，於是有著細細的幾種揮發。

## 裏肖像

十八世紀中期，清朝的畫師，畫下了十三對番人番婦。從鳳山縣放綵等社熟番及番婦，到淡水右武乃等社生番及番婦。有套件，模組。盤髮，珠串，葫蘆，瓜果，細緻的披風皺摺。慢慢出現弓箭，獵犬，鼻蕭。散髮，戟叉，藤簍，獸皮。面部不那麼平滑了，站姿不那麼平穩了，鈍器變得尖銳。畫師收到的指示是，應該趁公務往來的機會去觀察，不要去驚動這些番人，「不得特派專員，稍有聲張，以致或生疑畏。」側面地，秘密地，潤飾地，參考地，繪而又重繪。篩子篩去陌生林木，嬰兒哭聲，果核，火與煙。修圖濾鏡那樣，留下一些可接受的順服與警戒。

你將二十一世紀的畫家，社群媒體上的貼文加入收藏。一張畫名為〈哀愁的泰雅族姑娘〉，另一張是〈端著釋迦的原住民少女〉。水墨畫技法，少女沉靜低眉，拉長的雙眼，雙手交疊斜斜托著腮。即使不論畫好畫壞，或「哀愁」、「姑娘」、「端釋迦」之下隱藏的什麼，服飾就是錯的。且畫家哀痛發聲，他被網路四方原住民糾正、叫囂、無理抗議，如被迫害的聖徒。他主張，藝術是自由的！我何嘗有歧視的意味，若你們感覺不安，不外乎是看到鬼——你在「看到鬼」這三個字上反覆兜圈。

〈裨海紀遊〉裡的野番是這樣：「番有土番，野番之別：野番在深山中，疊嶂如屏，連峰插漢，深林密箐，仰不見天，棘刺籐蘿，舉足觸礙，蓋自洪荒以來，斧斤所未入，野番生其中，巢居穴處，血飲毛茹者，種類實繁，其升高涉巔越管度莽之捷，可以追驚猿，逐駭獸，平地諸番恆畏之，無敢入其境者。」「番」原本指獸掌，獸跡。建和卑南語裡的 *inlrangan*，在談論文化、生活時，指的是個人經歷，但其實就是走過的路。族語教材的例句是：*ini na dalam mu, mau tu inlrangan na vavuy*——這條路，是山豬走過的。畫家說他要畫出純樸，端莊，純真的氣息。高更也畫大溪地女子、乳房與果實不是嗎？（高更？你確定要提到高更？）你本來想留言說些什麼，但還是算了。

漢語的「番」，也有回、次數的意思。三番兩次。這個成語此刻在你心中翻攪起來，帶點惡趣味。番是一種足跡。畢竟幽靈鬼魂使人驚異不安，也是三番兩次的。

## 且錄其音

在夏祭 *Kemaderunan* 的時候，他聽到一個叫做俺案的地名。

他將俺案以現代的書寫符號，調整成 *'An'an*

「'」是喉塞音，是 *Kasavakan* 卑南語中最難發的一個音。

在沒有 *'An'an* 這組符號之前，那裡就叫 *'An'an* 了。

他繼續想像這組聲音。傳統地名訪談資料裡，如此形容此地：

*'An'an* 是一種植物的名稱。

*'An'an* 的土地最肥沃，那裡的土即使向下挖兩層樓還是土。

在'An'an採收玉米時，會有烏鴉來啄食。

將辣椒與水放在桶中，烏鴉飲水時辣椒刺激眼睛，烏鴉就飛走了。

他耳裡存放幾組漢語的文獻／錄音流過：

「其語多作都盧嚶轆聲，呼酒曰『打刺酥』，呼煙曰『篤木固』，略與相似。」

「呵搭口其礁（同伴在此），加朱馬池喇唶麻如（及時播種）。包烏投烏達（要求降雨），符加量其斗逸（保佑好年冬）。知葉搭著礁斗逸（到冬熟後），投滿生唶僉口藍（都須備祭品），被離離帶明音免單（到田間謝田神）。」

篤木固，是tamaku。這個烏達，近於我們的u'dalr嗎？

他繼續復原'An'an。水泥砌築的大溝塌陷。

環頸雉扇破空氣，穿過構樹叢。

蒜頭與甘蔗暴長。

（關於'An'an，另一個部落的說法是，過去農產收穫多集中於此。常有族人與他族人進行買賣，語言不通，產生啊、啊、啊的卡頓。'An'an指的是口吃，表達困難。）

沖積扇上是活的說話。